

二知軒文鈔卷七

書張居正傳後

神宗以冲齡嗣統若無太岳受遺輔政十年之久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則萬厯初治已不可問太岳之功在社稷弗能遽以過掩朝廷寡恩身後即削官奪謚籍其家罪其子殊非待顧命大臣之道此固神宗之失然亦太岳操國柄擅威福有以自取之也幼得國器之譽勇敢任事豪傑自許城府深沈人莫能測分宜忌華亭善華亭者皆避匿而太岳自如亦為分宜所器嗣又與新鄭善相期以相業侍裕邸講讀王甚賢之中官亦無不善

定遠方濬頤子箴



太岳者和光同塵絕不稍露圭角也故華亭代分宜則傾心委之草遺詔則引與共謀歲餘即入閣華亭興化皆折節禮士而太岳以後進獨引相體倨見九卿語輒中冓人以是嚴憚之無乃才有餘而度不足耶新鄭以很躁被論去華亭亦去興化為首輔亡何內江入易視太岳乃與所善掌司禮李芳謀召用新鄭俾扼內江而奪興化新鄭至益與太岳善於是興化南充相繼引去而內江歷城並為所構罷太岳與新鄭兩人益相密新鄭主封俺答太岳亦贊之排斥異己援引同志庶乎寅恭可協矣顧以華亭三子起釁兩人之交遂離新鄭又與太岳所善之中人馮却不豫太岳方引馮保為內助而新鄭顧欲去保陽諾

之而私語保新鄭遂罷又何殊當日之扼奪趙李哉既居首輔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勸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以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為急務大計斥諸不職百僚惕息蓋至是始見太岳之經濟焉崇奉兩宮不敢違議雖保風之以遂天子孝思尚為得體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國之錮冬漕之運馬價之積吏治考成之限秩然咸有條理獨處閹豎未得其當謫言官以悅保又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部事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訶之其黨怨太岳而亦不附保懲御史凌撫臣欲痛折之小不合詬責隨下勅其長加考察削余懋學職下傳應楨獄命杖逮謫徐貞明繩督劉臺抗章論其專恣不

法帝為下臺獄命杖遠戍陽具疏救僅奪秩已卒戍臺臣心
皆不平誠不平也呂調陽莫敢異同張蒲州恂若屬吏同列
孰敢與抗歟太岳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用李成梁鎮遼戚繼
光鎮薊一戰一守邊境晏然兩粵數破賊浙江撫亂民皆有功
世稱太岳知人而又以覈驛遞省冗官清庠序戒公卿羣吏不
得乘傳即署缺少士子額隘持法太嚴亦多怨之者時承平久
羣盜蝟起有司恒諱之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獲盜即決莫敢
飾情盜風為衰而奉行不便者退有後言太岳不恤也慈聖將
還慈甯宮謂先生有師保之責其為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
終先帝憑几之誼未幾丁父憂而李幼孜倡奪情議太岳惑之
保亦固留諸翰林皆以為不可弗聽張尚書持慰留旨被逐於
是有交章請留者有相爭杖謫者而彗星亘天人情洵謗書
懸於通衢帝為下詔弭謗使其二子與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
喪並遣官治祭治喪而太岳則竟居之不疑請毋造朝以青衣
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嗚呼移孝作忠援墨經從戎之例
身為元輔敗壞名教一至於此烏得為無罪哉矧帝大婚乃以
吉服從事言者即怒出之始薄其友繼並薄其親無乎不薄抑
太甚已歸葬日頒帝賚忠良印太岳能無內疚於心戒閣臣毋
得專決馳聽張先生處分且詔推閣員或德之或交昵之乃安
意去賜貺加禮供張郊餞所過有司飭厨傳治道路未聞太岳

以居憂辭乃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而廷臣體其
意上章趣還朝遣官往迎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而
太岳所過守臣長跽大吏前趨襄藩唐藩抗顏賓主司禮宴勞
兩宮頒賞百僚復班迎入朝予假十日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
儀從煊赫觀者如堵帝與兩宮賜賚加等吁寵榮極矣勸帝量
入為出䟽上留中止工部鑄錢請停蘇松織造得損大半嗣請
停武英殿工裁外戚遷官恩數多曲從之上災傷䟽請振言在
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用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
宮中帝為首肯又選大吏精悍者治江南賦以時輸國藏益充
皆太岳之力也帝初憚之漸長心厭之小璫導上游戲慈聖使

保捕而杖之逐之太岳復條其罪惡因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
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
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
頗嘆保居正矣初纂古治亂事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
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辭多警
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立起居注紀言動與朝内外事日用翰
林四員入直備顧問輔翼少主竭盡忠謹千古罕有其匹所惜
者自奪情後益偏恣黜陟由於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
馮保之客擢居錦衣太岳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為官
勛戚文武與往還通姻好七儼然在士大夫之列幾蹈分宜故

轍幸而一病不起得保令名以終乃蒲州始為政即與太岳所
薦之王曾等交惡又有張誠為帝密詞保及居正悉以兩人交
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為心動既謫保籍其家遂
波及太岳盡反其所為而羊可立追論遼庶人之獄庶人妃因
上疏辨寃而江陵難作矣迨熹宗時詔復故官莊烈朝羅喻義
等訟太岳寃部議復二蔭及誥命而五子允修抗節荊州厥孫
同敞捐軀桂林太岳後人尚能以死報國云要之太岳一生功
過判然善惡相溷可以為權相不可以為良相可以為重臣不
可以為名臣君子乎小人乎烏乎定之而又烏乎恕之

書劉大夏傳後

善乎忠宣之言曰居官以正已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
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一日憂責未已即其言可以想見
其為人剛方鯁亮篤棊自將老成典刑於茲未墜焉賢父之子
名重解頭館試應留自請試吏明習兵事盡革宿弊奏覆多中
朝廷意尚書倚若左右手匿安南之故牘懼開邊釁改朝鮮之
貢道甯忘舊章經歷罪笞中官譖入詔獄捕繫命杖薄懲蓋初
任京曹奄有氣骨嗣遷參政聿著政績由閩之粵撫田安泗討
後山賊得生過半治張秋河超擢不次入理宣府兵餉首杜勢
家牟利剛不賈襦糴乃無私邊人蒙福使者移疾身歸東山心

繫北闕廷臣交薦軍務是總粵人思公鼓舞稱慶蕭然行李僅携二童爰乃清吏治捐供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為之衰止繼拜兵部尚書屢辭弗獲自傷老病且以天下民窮財盡為憂會風災水患苦雨沈陰請法祖宗悉除民害條上興革十六事省浮費以鉅萬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不許權倖既弗能尼弊端更具以聞於是轉漕番上之苦邊將侵剋之狀極言無隱感動宸衷銳意太平尤見親信察其方嚴練達俾之隨事納忠大同小警中官請出搗巢延綏僅停婦稚委師沙漠難言神武上策惟守廷議僉同罷土帥之兵柄莫使恃強屏京營之飛語孰敢用間揭帖滋弊稱善遽寢面議至公求治自易因

陳鎮守之擾追念鄧麥之廉君明臣良朝野歡說跪榻呼掖久對閔勞失班恐糾免名優眷忠宣在孝宗之世夫固得行其志已武宗嗣統以裁撤中官觸帝之怒賢哉甯瑾能述先帝遺命以解帝意然而言不見用烏乎不歸積忤大璫遂興詔獄二劉胡虐一屠獨剛七十三翁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豈唯觀者歎息泣下至今讀史者亦為之廢書深喟也携筐送食罷市焚香齊祝生還竟絕餽問藉生徒以供膳遇團操而荷戈宦時恩澤弗及子孫成者忠誠豈羞軍役輸米塞上扶犁隴畔門下已為疆吏尚書甘作老農清節著於朝端大名傳於海嶠若忠宣者與王康僖馬端肅可謂三者臣千百載下猶令人動

二矢車草
仰止之思也

書曾銑傳後

嗚呼以子重之才議復河套始條八議繼上方畧十八事又獻營陣八圖觀其曩治遼東亂軍能除首惡嗣督三邊有馬梁山之捷諸將戰不利則疏治如律方築塞選銳卒擊寇間以輕騎入掠復率諸軍驅之遠徙荷朝廷增俸加賚銀幣感知遇恩亟圖報稱以寇據河套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能於是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為一勞永逸之策請以春夏交出師水陸並進乞發帑修定邊營黃甫川東西一千五百里之邊墻所謀甚善所論至偉子重固優為之而後敢為此議也乃部臣難之諉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謂能分主憂壯之即予修

邊費子重益銳而諸巡撫及巡按又以為難久不會奏怒而疏請於帝：為責讓諸巡撫會楊守謙代張問行撫延綏意與子重同甫克定議獲優旨下廷議而廷臣見上意向銑一如銑言矧又有貴溪力主之胡為忽出手詔盡反前說貴溪顧大駭請帝自裁斷至分宜極言套必不可復向擬旨褒銑臣皆不預聞夫既不預聞當時何以嘿無一言廷議又不置可否直至手詔降而後變議帝之手詔豈果出帝意耶抑暗中有人預謀耶謂出帝意奚為前後自相矛盾謂有人預謀吾以為必分宜之奸計也分宜仇貴溪不得不仇子重王以旂黨分宜者附和之而得三邊總制科道不黨分宜者悉杖於廷史曰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殺之者分宜也而適直逮問之仇鸞與子重有隙獄中草疏誣以諱敗侵餉納金貴溪而子重與貴溪皆罹於法會俺答寇居庸分宜尚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而帝卒不悟向使任子重以開邊之事子重未必無功而當軸者乃志驕氣溢之夏貴溪與分宜共事雖有頗牧之勇烏能自奮哉吾故悲子重之生非其時而敢於任事也

書呂坤傳後

天下安危疏痛切言之力陳救時要務以收人心回天意為主
籲天敬地齋宿七日而後上歷數朝廷弊政民間疾苦舉衆人
所不敢言者竭誠輸悃達諸九重雖不見聽然而一疏足傳千
古已叔簡為醇儒為名臣呻吟語具見一生學問著述多出新
意不為膚廓之談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然又非老於牖下墨守
程朱者所能跂及初宰襄垣即有異政嗣以戶部郎中出為山
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尋拜巡撫山西之命三年
召為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中間位監司擢開府必大
有設施顧略而未載獨登此疏史臣之意殆以為觀其所言即

二知車草
可以知其所行無事繁稱博引也此疏特呻吟之一端專論國家大病有方有藥立起沈疴神宗不識叔簡為良醫而反覺其呻吟可厭則能無稱疾乞休歎嗟、剛介峭直之人乃誣以機深志險而閹範圍說本無佗意流傳禁中轉為妄人所藉口以作結納宮掖取媚貴妃之左證幸帝未歸罪其事遂寢孫尚書以為天下三大賢之一叔簡誠大賢其如帝之弗納何然而叔簡則無一日不呻吟無一日不忘國家之病故在籍聞福藩賜田踰制慷慨上言復移書執政乞加裁減迄今三復此疏竊取叔簡自序語解之曰狂而未甚也

書趙南星傳後

天下四大害曰干進之害傾危之害州縣之害鄉官之害佗人不敢言而夢白言之嗚呼可謂邦之司直已先是朝士為江陵禱疾獨與顧憲成姜士昌戒弗往不阿權貴已見氣節特無如君子小人雜然並進為言官者亦邪正參半或附麗政府或依傍清流於是起而駁者有助而詆者而夢白卒以病歸再出仍為考功郎中大計秉公澄汰首黜所親見惡於臺閣蒙專權植黨之惡名坐貶三官疏救者悉被譴且斥為民一時善類幾空是傾危之害更甚於前日而三君負重名則等之東漢黨禍安得不起耶中外論薦百十疏不起、則慨然以整齊天下為

任又直大計黜先朝四凶著論置之不謹其佗澄汰一如為考
功時止提薦之例巡方者始知畏法尋由亞相掌天官當是時
人務奔競苞苴恣行言路尤橫每半道邀文選郎為人求官不
得即出惡聲逐去之夢白素疾其弊銳意釐剔獨行已志杜絕
干請在廷均憚其剛嚴不敢犯出給事於外注貲郎王府而進
士出身之知縣夤緣行取亦屈為王官夢白之能任事魏闡雅
重之嘗稱於帝前乃以麾其弟子不見並坐宏政門語以主上
沖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遂默然怒形於色而夢白
已有危機矣顧圭角太露門墻太峻三拒魏見泉之子致其恨
刺骨與忠賢比而齟齬未嘗非賢者之過也東林勢盛衆正盈

朝夢白更搜舉遺佚布之庶位佐銓有人科道有人卿貳有人
四司之屬又有人皆協民譽中外忻望治而小人側目滋欲
去之首假汪文言發難以為紊舊制植私人奏留鄒維連小人
愈恨會楊漣劾忠賢官府益水火夢白之杜門乞休豈得已哉
議成崔呈秀而呈秀乞哀於忠賢兩人之謀遂定謝應祥有清
望宜擢山西巡撫既得旨而言者謂其徇私紛爭不已竟目為
朋謀結黨矯旨放歸向所薦者半皆罷斥向所擯者引置要地
天下大柄盡歸忠賢而以夢白為元凶加之十大罪抨擊擠排
不遺餘力縉紳袒烈君子道消辱笞公庭坐贓繫獄其子其外
孫皆分別遣戍兩母云亡七齡弱息亦不能保而夢白抵戍所

處之怡然莊烈有詔赦還而魏黨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吁言
四害者反受傾危之害而國祚因以顛覆小人能亂天下較之
兵戈盜賊殆有甚焉故曰欲端教化必先戒朋黨

書高攀龍傳後

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存之一疏即謫為添注典史被讒謫之楊
應宿僅鑄二秩朝廷有何公道志程朱之學者家居不出垂三
十年屢薦不省度亦自甘棲遁無心用世已乃熹宗朝復起劾
鄭養性疏入責其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紅丸索引春秋首惡
之誅歸罪舊輔固為允當且追咎其交結鄭國泰以為張差之
槎美妹之進文昇之藥從哲實左右之曰孝也不知其為孝不
孝也以為大孝忠也不知其為忠不忠也以為大忠言之戇直
絕無顧忌無怪僉任內託奧援摘疏語以激帝怒非策向高力
救莫能免於嚴譴耶旋與鄒元標同建東林書院鄒去高留其

勢已孤迨掌西臺群擊魏奄官府水火存之為夢白門下士並
居要地以發崔呈秀按淮揚穢狀南星議戍崔魏合謀遂啟黨
禍而又有游鳳翔誣以挾私排擠至於削籍而呈秀憾不已必
欲殺之竄名佗疏緹騎往逮斯時九重若罔聞知一任奸邪快
心肆毒而存之則以文告龜山祠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
儵然自得毫無恐怖聞周順昌被逮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
入別夫人出書二紙語二孫明日付官校衣冠自沈於池所封
紙一為遺表一為別門人華允誠書嗚呼良可哀已而呈秀憾
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不能防閑其父謫為徒嗚
呼君子之攻小人也過嚴而小人之害君子也尤烈士生斯世

知進而不知退烏能免於憂患哉若夫心非良知以靜為主高
顧之學儒者宗之既曰主靜而顧疏於養氣奮不顧身是又程
朱之所弗為也

書顧憲成傳後

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此涇陽先生之言一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而講習之餘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於是東林之講學盛而東林之黨禍開庸詎知危行言孫聖人處亂世固自有道夫既隱而在下猶復分門別戶黨同伐異亦奚以為明季衣冠塗炭善類一空罪歸小人而禍由君子吾於叔時不能無憾焉當其初任農曹不為江陵禱疾嗣以大計不平上書語侵執政即遭貶謫落、寡合可謂狷者三皇子並封王復偕同官上疏

爭之與太倉反覆辯論其議遂寢又因京察孫尚書趙郎中盡
黜執政私人叔時實左右之而不與趙同罷且由考功遷文選
所推舉恒與執政抵牾太倉欲用之先不推吏部尚書及廷推
閣臣復不與因太倉等恚乃獲推則曷如先推之為愈耶果不
應推何懼輔臣之恚耶嗣以舉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中外推
薦無慮百十疏悉不報厥後起為光祿卿力辭不就里居講學
則亦可以無出位之思矣道甫被論與水邊林下人本無干涉
貽書葉孫為之延譽未免先生多事致令攻道甫者大譁而輕
浮好事之人附麗其間遂貽口實誣其專小河之稅受闕使之
餽責縣令之供億要郡邑之改圖並醜詆納賄以無左驗復有
吳訥上言一一為辨其誣然而東林之不盡君子亦由此可以
想見擬之甘陵洛蜀殆有過焉名高速謗氣盛招尤叔時原不
能辭其咎也若乃弟季時對策大廷輒議立儲並及江陵執政
駭恚抑置末第旋以為剛峰辨誣奪冠帶還家則較之叔時尤
為慙直迨由教授博士遷禮部主事借張納陞岳元聲合疏諫
封三王幸而得寢旋以上疏詆閣臣謫判官乞假不復出兩昆
弟皆東林佼佼者而惜乎未聞中行之道也

書李三才傳後

有大才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為衆所毀其毀之者一則劾其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偽險橫四大罪一則訐其十貪五奸一則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與于玉立遙執朝權而所舉吏且附和之一則再言其侵奪官廠為園囿而連章以劾者實繁有徒交章論救者紛如聚訟於是東林之外復有淮撫一黨抨擊不已斯薦舉不已或目為盜臣力言不可用或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又何議或先言宜用迫衆議忽變前說或舊為南曹同志及署議不敢主議其事遂寢噫世以道甫為賢道甫誠賢然始則君子

附之小人攻之終則小人攻之君子亦不盡附之朝廷用人幾於不能自主而實則君子之黨不必無小人小人之黨絕乎無君子皆由君子好同惡異之太過激成此禍也道甫初仕即與南樂長垣以經濟相期許長垣言事忤執政則抗疏直之因而貶官再起郎中益講求經世務出為山東僉事廣設方畧禽滅大猾積盜迨撫鳳陽直礦稅之害痛切言之踰月未報再上言亦不報會帝有疾詔罷礦稅俄止之復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忠於為國批鱗逆耳抑何壯哉乃以清口水涸阻漕議濬渠建閘留漕粟濟工為督儲趙世卿所爭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一時同僚皆為乞留不答遂去淮之徐請代未得

命會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乃命供事俟代者顧竟不遣乃以災異盜賊復極言徵求之苦官惟丐罷民惟請死仍不報睢盜就獲道甫奏行數事部內晏然而權稅使陳增劾治伏法遠近大快非道甫不能除之也嗣以皇孫生詔併礦稅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不盡行則疑首輔沈一貫尼之屢上疏詆毀觸帝之怒切責奪罰毋亦言之太數耶尋請盡撤天下稅使不從時叔時已里居講學道甫與深相結嘗請補大僚選科道錄遺佚意為叔時諸人發復陳朝政廢壞遠左沾危均置不省道甫固揮霍有大畧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祲又請振卹蠲馬價淮人深德之朝廷亦累加秩內閣缺人議者謂不當專用

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道甫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名而忌者
日衆謗議橫生道甫四疏力辨乞休當道挽留分所應爾而涇
陽先生兩貽書輔臣稱其廉直吳御史遂附傳邸報中議者益
譁矜而至爭羣而至黨君子烏得為無咎歟道復請罷疏至十
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而忌者仍慮其復用排之
愈力道甫憤而請諸臣會勸請帝親鞫乃詔李徵儀偕吳亮嗣
往其明年劉光復坐事下獄道甫落職為民天啓初起南京戶
部尚書未上卒魏闡亂政其黨追劾削籍奪封崇禎初始復官
天下之才優於德名過乎實者比之皆然讀史者奈何人云亦
云依違兩可也

書楊漣左光斗傳後

魏闡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楊左為罪魁夫文孺遺直協心
建議排闡奴扶冲主宸極獲正朝野並稱功在社稷同為千秋
不可磨滅之人文孺初宰常熟即舉廉吏第一擢臺諫遺直則
以中書選御史巡中城捕治豪吏有直聲出理屯田上三因十
四議北人始知藝稻闡人稱東宮旨索廢莊拒不啓封迨神宗
寢疾半月皇太子未得見兩人偕諸言官走謁閣臣趣問疾教
宿閣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文孺遺直遣語王安力請太
子入侍嘗藥侍膳二公之忠若此閣臣能無媿死耶光宗嗣位
紅丸案起有封貴妃為皇太后之命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

性令貴妃移宮文孺遂劾崔文昇請推問衆謂忤旨必廷杖閣
臣且勸引罪文孺抗聲弗屈及召入帝溫言久之數目連語外
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再召大臣皆及連以小臣而
預願命烏能不感激誓以死報歟帝崩諸大臣慮皇長子孤子
欲托之李選侍文孺乃言不可請亟見儲皇偕諸大臣共趨乾
清宮詈持梃不容入之閣人乃得入臨呼萬歲奉駕至文華殿
甫至中宮內豎出阻欲攬衣奪還格而訶之乃得至殿禮畢入
慈慶宮以選侍尚居乾清也羣臣退議登極期紛々未定先是
請於初六日有請改初三日有請於即日午時者文孺謂合歛
未畢袞冕臨朝非禮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文孺又謂安與不安

不在登極斯時文孺忽憤々脫非遺直與徐太僕唾面責其誤
大事則事幾誤矣文孺乃悚然偕上移宮之䟽而遺直䟽尤艱
選侍得戕怒將嚴譴遣使宣召不赴益怒邀皇長子至乾清議
之熹宗不肖往使取戕視之心以為喜趣擇日移宮當內豎之
召皇長子也文孺遇諸麟趾門內豎備言狀則正色告以選侍
不得召皇帝怒目視之其人退而臺臣以選侍欲垂簾處光斗
駭相告文孺則決其無尋傳聞欲緩移宮期文孺又語閣臣趣
之閣臣曰遲亦無害力持不可中官或言選侍亦願命中人即
斥之以死爭劉一燝周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
宣諭乃退復抗䟽言之其日選侍遂移居仁壽殿明日熹宗即

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文孺與劉周定官府危疑言官惟遺
直助之餘悉聽指揮文孺鬚髮盡白此固他人之所萬不敢為
萬不敢言者而毅然為之決然言之吁亦難矣哉當選侍之移
宮也文孺即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
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宮取快私讐然則
諸奄流言早已料及而賈繼春遂首發難周朝瑞詆之遺直疏
辯文孺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帝優詔褒之繼春及其黨益忌
之誣以結王安圖封拜文孺憤而抗章乞去帝復褒其忠直許
歸嗣繼春亦罷而改元之議遺直力排衆說未幾督學畿輔力
杜請託識鑑如神天啓初起用熊廷弼遺直爭之已而廷弼竟

敗嗣與文孺同掌西臺魏閻已用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二
公則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儉邪正人咸賴之而忌者浸不能
容懷甯與遺直同里招之入京是其疏處尋以爭缺疑遺直發
其謀致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文
孺抗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遺直與謀嗣忠賢逐夢白存之孔
時將及二公遺直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未
及上而忠賢訶知先二日假會推事削二公籍罷歸再興文言
獄其黨劾文孺遺直黨同伐異招權納賄遣使往達而應山士
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佑生還桐城之
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為雪涕至則下詔獄

誣以受賄同斃於獄。文孺之母妻止宿譙樓，二子乞食以養。徵職令急，鄉人競出資，下至賣菜傭，亦為輸助。而遺直之職，孫奇逢、鹿正以有德於畿輔，倡議贖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已。不及忠賢，令撫按嚴追其長兄，坐累死。母以哭子死，嗚呼！二公忠貫日月，節勵冰霜，而慘遭璫禍，其害最酷，其名益顯，即移宮一案，百世而下，孰能有異議哉。

書文震孟傳後

文起初入翰林，即上勤政講學疏，以四方多故，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願如傀儡登場，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笏，繡橫玉腰金者，為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言之切直，乃爾忠賢屏不即奏，乘帝觀劇，摘疏中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小人巧於進讒，帝烏得不領之，遂傳旨命杖貶秩，調外文起不赴，調歸嗣以詩獄波及，斥為民崇禎初元起於家，抗疏糾魏奄遺黨不報復，上疏曰：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可謂千古名言，而又能實指殺名賢與年例考

選諸人魏黨寔甚密結王奄造蜚語使帝心疑因責以任情牽
詆然羣小翻案之謀遂亦中沮此疏不為無功文起在講筵最
嚴正時大臣數逮繫舉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而喬胡得
以出獄帝嘗加足於膝適講五子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
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為引下時稱真講官既忤權臣欲避
去出封益府便道歸遂不出未幾復起於家疏請改正光宗實
錄為當道所沮賊犯鳳陽上疏請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
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徐濬財源
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雖獲優旨然亦
不能盡行文起為春秋名家帝以春秋有裨治亂擇人進講先
為烏程所忌隱不舉錢士升指及之佯驚曰幾失此人以其名
上講果稱旨會增閣臣文起引疾不入烏程方在告乃有入閣
預政之命兩疏固辭不許故事閣臣被命即投刺司禮大奄兼
致儀狀文起獨否曹司禮雅慕之令人輒轉道意卒不往風骨
氣節洵足以表率百僚也烏程擬旨商之文起有所改必從喜
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何吾騶則謂機深詎可輕信越十
餘日烏程窺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文起大愠
擲疏烏程亦不顧君子每為小人所愚小人善抵君子之隙君
子即能容小人小人斷不宥容君子也文起欲用許譽卿以曩
劾忠賢有聲烏程忌其伉直則諷謝陞劾之擬斥為民文起爭

之不得嘒然曰科道為民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烏程遽以聞帝果怒其徇私撓亂落職閒住先是文起拜命即有旨撤守中官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忌者謂文起為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文起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為相三月而罷惜乎未竟其用然崇禎十七年五十餘相克保令名者不過數人若文起亦其一也

書熊文燦傳後

廬山僧空隱能直斥文燦之誤曰吾料公必撫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嗚呼文燦一生以撫賊立功以撫賊獲罪閒嘗分別觀之其撫閩也素進李忠楊六楊七先皆就降獨鄭芝龍猖獗如故第其勢已孤故敗都司不追游擊不殺俞咨皋戰敗縱之走當事知其可撫遣使諭降文燦至而善遇使為已用李魁奇再降再叛則擊禽之鍾斌初撫後叛則誘敗而虜之投海死海寇之平皆芝龍力文燦不過因人成事功非其功迨至撫粵海盜劉香應討者也乃亦議撫賊佯許之遣叅政副使及兩叅將入舟宣諭皆被執顧懼罪奏諸臣信賊自陷噫誰信賊使登

賊舟者果為言官所劾貶秩戴罪自效又賴芝龍之力平劉香而所使者一遇害三脫還賊黨千餘歸欵於浙則功亦非其功文燦官閩粵久積貲無算厚結中外權要方圖永鎮嶺南會帝疑香未死且不識文燦為人因遣中使假采辦名往覘之既至盛贈遺留飲十日斯時文燦志得意滿語及中原寇亂不覺中酒擊案痛罵諸臣誤國慨然欲任其事中使遂詫為有當世才非公不足辦賊而告以銜命來覘之故文燦悔失言轉而有五難四不可之說誠哉其難也誠哉其不可也中使乃曰上無所吝公不得辭文燦辭窮姑應曰諾直楊嗣昌握兵柄因姚明恭之薦謂有內援遂引以為助其始即請左良玉一軍為已軍而

大募粵蠻精火器者以自護曰自護若無心於辦賊也良玉桀驁不受文吏節制又與粵軍不和大詬不得已遣還南兵而良玉軍實不為用嗣昌為請以邊兵隸焉而有真陽之敗嗣昌時建四正六隅策增兵餉期滅賊京軍亦屢捷文燦則自撫閩撫粵但知撫海寇一旦命剿流寇夢然號於眾曰非撫不為功初抵安慶招降張獻忠劉國能刊招降檄布通都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賊無所掠自退帝怒而譴讓嗣昌亦心非之既非之胡不罷之乃曲為之解而益以畿輔山西兵豈畏其內援歟抑以文燦由已薦而迴護遷就歟乃國能竟降而獻忠襲據穀城會黃得功戰捷舞陽馬士秀杜應金降獻忠為良玉所創幾被

禽窮蹙亦因陳洪範以降、而殺之可也而嗣昌議功罪則絀
洪承疇曹變蛟等而稱文燦功會京軍解遂平圍頗有斬獲文
燦坐視十三家賊聚於南陽下殺賊償死之令賊不甯從則擣
以金帛酒牢名曰求賊易撫為求每況愈下矣帝詞得狀曰大
言無實顧亦聽其所為襄陽之役賊分居鄖襄諸將請戰則議
分兵盧九德曰分則力弱衆曰善於是雙溝之捷賊或走均
州或走光固此為文燦第一戰功京師戒嚴召洪承疇孫傳
庭入衛賊以為討已懼而求撫文燦許之分地以處輒言有主
剿者有主撫者撫者赦罪授官報可京軍良玉軍時皆入衛而
許州賊叛蓋其酋士秀應金在文燦軍偽請假良玉軍號入城
劫庫殺官吏投萬慶既良玉軍還破降馬進忠使劉國能擊降
萬慶士秀應金亦再降順天王已前死順義王為其下所殺文
燦遂上言兵威震懼降者接踵十三家賊惟三部尚稽天誅可
歲月平復獲優詔文燦以為天下且無賊未幾獻忠反九營俱
反均州五營始拒獻忠繼而亦叛去於是以撫賊得功者卒以
撫賊獲罪向使從廬山僧之言知難而退亦安有此誤哉吾以
為誤不在於撫流寇誤在於撫閩撫粵之以撫海寇為功也

書孫傳庭傳後

明季邊才百雅為最初涖秦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興法沈毅多
籌畧其才自足辦賊檄羅尚文擊斬整齊王親擊高迎祥於黑
水峪獻俘闕下拓養坤降而復叛則追斬之於是有涇陽三原
之捷有渭南之捷有商雒藍田之捷降一條龍斬聖世王瓦背
一翅飛降鎮天王上山虎又殲白捍賊渠魁數人而闕南稍靖
百雅固主戰者嗣敗大天王於寶雞追之鳳翔復擊走出棧道
謀犯河南之佗賊降其餘衆釐定西安衛軍使無虛籍歲增課
銀米麥至巨會楊嗣昌入為本兵條上方畧洪承疇以秦督兼
剿務而用熊文燦為總理分四正六隅馬三步七加派兵至二

百八十萬期百日平賊百雅爭之曰無益累數千言嗣昌大忤
百雅核帑藏蠲贖鍰市馬募兵自辦滅賊具不用部議諸撫招
募兵及額百雅疏獨不至嗣昌言軍法不行於秦自請白衣領
職以激帝怒百雅疏辯嗣昌無以難然銜之彌甚兩奉詔進秩
抑弗上賊破漢陰石泉則坐失援削所加秩出扼商維合水之
戰獲大天王二子楊家嶺黃龍山之戰分兵五道降大天王延
安之戰策鄜州西合水東山谷荒邃賊入當自斃乃遏東拒西
伏兵三水瀘化間賊再三遇伏大挫降過天星混天星又逐賊
邠甯獲其渠又擊走河南之賊又設伏潼關而李自成先為承
疇所逐以十八騎潰圍遁秦兵之雄若此捷聞叙澄城之捷加

部銜嗣昌仍格不奏是時文燦主撫獻忠已降惟河南賊如故
十三部西窺潼關聯營數十里百雅計曰我出擊其西總理擊
其東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無賊獻忠即狙伏無能為乃引兵
東大敗賊閩鄉靈寶山間貫其營而東賊窘甚以文燦招降手
諭上言旦夕且降百雅斥其偽謂降即解甲來有說即非真降
明日吾進兵矣明日探甲而出得文燦檄於途中曰毋妬吾撫
功又進得嗣昌手書亦云遂快撤兵還脫令總理擊東則賊
又何愁不滅哉然而賊迄不就撫移瞰商維文燦悔期百雅夾
擊三戰三敗之賊奔內鄉浙川百雅既屢建大功將校奉旨優
叙嗣昌務抑之不為奏京師戒嚴召與承疇偕入衛代盧象昇

督援軍賜劍提兵抵近郊夙與嗣昌不協又忤高起潛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承疇至郊勞且命陞見百雅不能無缺望亦人情之常耳嗣昌用承疇為薊督欲盡留秦兵百雅謂不可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嗣昌不聽百雅爭之不得鬱耳遂聲百雅初受命疏請事竣面決大計迨移督保定山東河南軍務既解嚴疏請陞見嗣昌大驚謂將傾已斥來役費疏還百雅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非真聲帝怒遂斥為民不鮮明時疆吏何以不能自遞封章而必由本兵上達也既下巡撫楊一雋覈真偽一雋奏言真聲非託疾並下一雋獄百雅則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寃莫為言殆皆黨嗣昌者在獄三年

文燦嗣昌相繼敗自成已破河南犯開封而向之不為雪寃者皆紛推轂矣帝亦思其言起於獄問剿賊安民之策百雅侃侃帝為嗟歎燕賚甚渥命將禁旅援開封則圍已解命為陝督大集諸將於關中數總兵賀人龍二罪斬之諸將莫不洒然動色威讐三邊日夜治軍為平賊計而賊已再圍開封詔蘇京監軍趣之出關上言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出師抵潼關大雨連旬自成決河陷開封百雅趨南陽自成西行逆秦師設三伏待賊前軍陽北誘賊奔入伏中還兵鬥而中軍突起翼之左右兩軍橫擊之賊潰東走斬首千餘追三十里及之賊棄甲仗軍資於道秦兵趨利賊覘我軍囂反兵乘之左軍潰諸軍皆

潰獨孫枝秀躍馬以追殺賊數十被圍遇害黑尚仁亦被執不屈死覆軍數千傷七十八將百雅走鞏由孟入關斬先潰之蕭慎鼎罰左勳馬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矧新募不堪用百雅固先言之耶百雅敗歸計守潼關扼京師上游以新軍不利速戰乃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械粟用車三萬兩戰則拒馬止則環衛督下苛急夜以繼日秦民不堪又以歲屢饑大軍索餉士大夫厭苦百雅用法嚴不樂其在秦相與譁於朝曰秦督玩寇矣又相與危語恫之曰秦督不出關收者至矣會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進兵部尚書改稱督師加督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劍趣戰

益急百雅頓足以歎自知往而不返不能再對獄吏重議出師時自成據有河南湖北號新順王將謀渡河我師次汝州李養純降言賊虛實遂下寶豐唐縣轉戰至邾幾獲自成進逼襄城賊懼謀降自成以殺王焚陵罪大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嗚呼天不厭亂賊胡能殄哉我軍露宿糧車陷淖不前饑士破邾噉馬羸立盡七日七夜之雨後軍譁於汝州而賊大至不得已還軍迎糧前軍移而後軍遂亂止之不能賊追及南陽陣五重我軍破其三重賊驍騎殊死鬥我軍稍卻而白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車傾馬絳賊以鐵騎凌之步賊手白楮遮擊勢莫當蓋自成空壁躡我一日夜我軍狂奔四百里

一矢車草
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兵器輜重盡失百雉單騎渡垣曲由閿鄉濟賊獲其坐纛長驅入關百雉與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殤於陣廣恩降賊百雉尸竟不可得百雉死關以內無堅城矣初百雉出師自分必死與張夫人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及西安破張率二女三妾沈於井揮其八歲兒世甯亟避賊去之兒踰墻為老翁收養長子世瑞重趼入秦收夫人尸翁歸其弟相扶携還道路見者知與不知皆泣下或言百雉未死帝疑之故不予贈廕百雉而明亡嗟、以百雉之才足能辦賊乃始則受制楊熊繼則兩以兩敗雖有六韜三畧亦無所施其力而顯其能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書陳于廷傳後

有明一代臺諫最盛若孟諤之不比不阿糾彈峻切可謂克盡厥職初以進士起家三為縣令必有善政循聲上達九重故得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言官詆譏閣臣坐奪俸了不介意頃之復劾宰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劾朱王兩閣臣當斥劾素干清議之顧諭德有玷詞林鐵中錚、益著風骨視醴河東則又劾撓鹽政之稅使正陽門災則極陳時政得失迨按江西時稅務已歸有司而中官欲督湖口稅則劾其背旨虐民淮府庶子作奸竟寘之法入為卿貳議紅丸案疏救王尚書遷擢不次以吏部侍郎權尚書事魏廣微傳魏闔意欲用其私人代趙夢白許

擢孟諤總憲在他人未有不為其所動者而孟諤獨持不可以
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三君子名上觸闖怒謂所推仍夢白之
黨矯旨切責并楊左盡斥為民張選郎袁房兩御史亦坐貶黜
自是清流盡逐奸佞盈朝而孟諤之名愈顯矣崇禎初起南京
右都御史典京察盡去諸不肖者故事南御史差竣聽北考孟
諤請先考於南報可遂拜左都之命上巡方八事周密詳盡能
見其大優詔褒納復抗疏救三言官秩滿三疏乞休不允會兩
浙廣西巡按御史並有擅撻指揮事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武
臣旨下參覈奏言軍官不循法度不能槩列彈章故薄責以懲
小過凡御史在外盡然不自二臣始帝以指揮秩崇御史不得
杖令會兵部稽典制則實無杖指揮之例乃引巡撫勅書提問
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信乎其不倫也責令再核終
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因而削職歸夫柏臺烏府豈盡賢
良司風憲者乃存門戶之見黨同伐異氣節相矜一事不得其
平而小人遂得攻瑕而摘短此則孟諤之失不必為之諱也然
而宜興當國孟諤不以鄉人而有所埒麗且與烏程不合致獲
重譴其端亮有守洵足以為臺諫先云

書劉宗周傳後

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
流於禪者此念臺先生臨終語門人之言可以覘所學之純所
趨之正始入東林書院繼入首善書院終以白馬山學者說因
果去陽明益遠因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雖在官日少然事
君不以面從為敬入朝處暗室亦不敢南嚮對明旨必卻坐拱
立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麤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不能具
冠裳北都之變不死以身在田里尚望中興南都之變不死曰
俟繼起有人至潞王降杭州失守則效首陽之節慕江萬里之
風絕粒二十三日以身殉國嗚呼先生實為明季第一流人物

竊綜其生平以觀：為背生兒育於外家，後以大父老疾，母歸事之，先生體孱甚，母憂之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迨成進士，母卒於家，奔喪為望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嗣服闋，選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是則先生之孝也。崑黨宣黨與東林為難，先生上言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先生告歸。天啓初起儀制主事，以劾魏閹客氏，停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正弒君之罪，交私之罪，喪師失地之罪，棄城逃潰之罪，並請錄用清議名賢諍臣，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官，遽移疾歸。再起右通政，時魏閹逐東林，且盡，至即辭官，責以矯情厭世，削籍。崇

禎初，召為順天府尹，辭不許。先生上疏指斥時弊，謂程效太急，見小利而速近功，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而以仁育義正願帝躋於堯舜，先生可謂忠已。帝亦歎其忠，而顧以為迂濶，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傳辦布囊中官有馬羸之獻，先生知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敬首以諫，俯伏待報，自晨及暮，傳旨乃退。時米價踊貴，請罷九門稅，卹貧養老，嚴行保甲，人心稍安。樞輔諸臣多下獄，上疏切諫，宜興烏程不憚，以方禱，兩先生稱疾，目為偃蹇，以激帝怒，擬旨詰責，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則條畫以對，兩人不能難。先生固有經世大才，非徒以口舌文字博忠讜之名也。為京尹，力挫

二
矢車草
豪家閹人言事不應或相詬誶先生治事自如捶武清伯蒼頭
焚優人籠篋單丁下戶調恤尤至一載謝病歸都人為罷市嗣
在籍應內閣推入朝帝問人材兵食及流寇先生言有人而無
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
本朝兵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為本而
歸重於吏治又言禦外以治內為本對證下藥治國家大病無
有踰於此者乃帝顧烏程迂其言僅授以工部侍郎踰月先生
上痛憤時艱疏言之更為痛切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
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謂大臣
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為名高且獎其清直

夫朝廷不任過天下事尚可為乎既以為清直而不見施行先
生亦奚樂有此獎乎捐馬價罷朝覲先生以為大辱帝雖不悅
心善其忠益欲大用烏程募許瑚疏論先生道學有餘才諳不
足帝以瑚與先生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烏程嫉賢巧值莊
烈之閹氣數使然先生可以休矣乃三疏請去至天津聞都城
被兵遂留養疾事稍定再上疏顯詆烏程烏程亦上章力詆之
斥為民迨廷推吏部不稱旨帝臨朝而歎謂宗周清正敢言可
用遂以命之再辭不得趨朝道中進三劄曰明聖學以端治本
躬聖學以建治要重聖學以需治化優旨報之未至擢掌西臺
有詔敷趣入對文華殿以正己正百僚為已任列建道揆貞法

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有劾
有薦並從之請旌死事者追戮誤國者逮悍將跋扈者又請防
關防潞防通津臨德不能盡行既而召見於中左門有薦西洋
人善火器者先生言我用之可制人、得之亦可制我斥為無
益之舉匪先生孰敢言之議去范志完帝為變色勸帝開誠布
公與天下更始論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
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以操守勝於才望帝則
謂濟變先才後守先生則謂濟變愈宜先守後才因舉志完操
守不謹所以三軍解體帝為色霽因論姜熊下獄有傷國體帝
又怒甚謂法司錦衣皆刑官先生言錦衣膏梁子弟何知禮義

聽寺人役使帝大怒謂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因疑開元疏為先
生主使於是再斥為民先生歸二年而京師陷則徒步荷戈詣
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鎮靜先生勃然數之
明日復趣之曰待宸詔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宸詔哉乃發喪
問師期則曰甲仗未具先生知不足與有為乃與朱大典章正
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南京起宗周以大仇未
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曰據形勢以規進取重
藩屏以資彈壓慎爵賞以肅軍情核舊臣以立臣紀又言封疆
諸臣當誅者二舉朝謀國不忠當誅者二問罪當自中外不職
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為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

恨甚滋欲殺先生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舉史可法
王優詔答之促其速入士英即日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
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而其私人朱統鑣
遂劾先生移蹕鳳陽謂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可法擁立潞王
兵伏丹陽當急備而澤清傑日夜謀所以殺先生者不得乃遣
十客往刺先生時在丹陽終日危坐未嘗有情容客前後至者
不敢加害而去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鬥士英以統鑣
言為信亦震恐於是澤清及劉良佐交劾先生疏未下澤清復
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牽涉姜曰廣吳甦以渡江
赴闕面訐諸奸為辭舉朝大駭傳諭和衷集事先生不得已入

朝先是澤清疏出遣人持示傑：以武人不得預朝事得功則
疏辯不預聞士英寢不奏可法不平徧詰諸鎮咸曰不知據以
入告澤清輩由是氣阻士英彌欲去之而薦阮大鍼知兵中旨
特授兵部添註右侍郎先生以大鍼進退關江左興亡不敢不
一爭之疏入不聽告歸將行復陳修聖政振王綱明國是端治
術固邦本五事優詔報聞嗚呼先生豈不知言之無益哉特以
盡老臣之心終其身恥為洪忍便捷昔祝開美救先生疏曰忠
孝天授先生誠天授之也先生門人徇義者子美外又有王元
趾以跌宕不羈之人能受業先生之門且懼先生為王炎午所
弔而自以聲色中人慮久則難持投柳橋先一月死則又見先

生之教化移人者無非一誠也

書退之師說後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以退之師說為得狂名報嚴厚與書又自謂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論者曰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試取孔孟之言衡之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又曰古者易子而教孔孟皆為人師者也不得目之為狂也孟子斥好為人師者意其時必有不足為師之人而抗顏為師孟子非之子厚乃持此以議退之夫退之豈不足為人師者而竟目之為狂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周官九兩師列於三輔世翼教其責綦重顧自三代以下師道日雜門戶日

分於是標榜攻擊之風起而宗孔孟者且流入於異端旁趨於歧路支離恠誕放僻邪恣而靡所底止舉害之於其師求如退之所云傳道受業解惑者固憂、乎難之已退之以師自任而子厚反誚其狂吾以為子厚不能知退之也獨是巫醫藥師百工之人非得師弗能成其技則不可以無師而今之貧窮微賤者欲求仕宦富貴亦曰不可以無師遂儼然於學問文章之外別有所謂楷模軌範以俾後生小子稟承而規仿之一旦得志往、背其師畔其師詆謫其師而深以為恥噫其人本不足師夫奚若巫醫藥師百工之足以為師者有師之名無師之實人心世道淪夷漸滅一至於此而好為人師者則實繁有徒吾又以為不如無師也進而師古庶乎能自得師哉

書退之上宰相三書後

宰相有進退人才之責士之上書於門下也固宜乃張子韶譏退之第二書自比為盜賊筦庫木強人不應若是之不知恥黃邕父又謂韓柳皆有上宰相書柳之嗜進改節原屬可訾使韓子三書獲薦謝恩權門恐亦將委已從人以身徇道故觀人於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之二說者持論不為不正而惜乎失之太苛也蓋立賢無方弗拘資格因引管仲趙文子為譬而謂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且明日情隘辭感不知所裁斯時退之年甫二十有八學力未充亟於求進故言之迫切乃爾遽以為不知恥則孔子三月無君皇、如也又將何說乎韓子之

言可法者甚多三書特其少作正未可以小疵掩夫大醇也矧
三書不報則浩然東歸觀其答侯繼書曰懼足下以吾退歸不
復自彊不息因書奉曉冀知吾之退未始為不進答崔立之書
曰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退之既能深自引咎
不諱其非方以為玉未嘗獻足未嘗別勸斯立勿庸戚々而期
諸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作一經以垂無窮誅姦諛而發潛德視
跼伏光範門下時其志趣氣量已迥乎各別矣安得第執上宰
相書以劣退之歟必謂障川挽狂之人甘作搖尾乞憐之態夫
乞憐於君相斯亦人情之常無足怪者獨不思貨馬求船去之
唯恐不速退之終是木強人奈何子韶邕父見彼而遺此也予

為表而出之非阿退之也

書魏冰叔正統三論後

王者大一統反是則為偏安為僭竊偏者不足以云統也竊者不足以云統也三統曷名厥論匪公歐陽子曰正統之序自唐虞三代歷秦漢而絕晉得之又絕隋唐得之又絕是說也最為至當而冰叔則曰正統有時絕而統無絕絕其統則天下將何屬以為歐陽子之菽果菽乎至於蘇氏聽其自得序其可得之說曰名輕實重乃騎墻之見誠哉其菽也鄭氏篡正為逆奪不正非逆之說黜唐尊宋其菽更甚於蘇冰叔既以三家為近是而又斥其偏辨其非而創為三統之名以唐虞夏商周西漢東漢蜀漢東晉唐南宋為正統後唐後漢為偏統秦漢西晉宋齊

梁陳隋後梁後晉後周北宋為竊統夫蜀漢東晉南宋之不得為正秦隋與西晉北宋之不得為竊斷：然已而乃正之而乃竊之目之為竊：則奚統歟若後唐後漢不以為竊獨以為偏而亦名之曰統則尤予所不解也降西晉於竊進東晉於正而并抑秦等之於桀紂試以歐陽子諸侯共起弱周非獨秦暴二語證之孰是乎孰非乎後世必有能辨之者謂晉武隋文之混一天下欺人孤寡與藝祖之受禪均為得國不正而獨予李唐予之而先毀之曰以湯武始以莽操終均謂謀之不善非其本志則晉隋與宋又奚不可以此為例耶朱氏李氏共起窺唐而謂存勗始未嘗不欲承父志而報國仇而以為不得並之於梁劉智遠不能奉從益以存晉其篡僭與梁晉無異而謂聖賢之心忠臣之節弗能責諸五代之君故作翻案與古人為難曰歐陽不可為訓斯亦不可為訓也至於祖宗之一統為竊子孫之半得為正固屬強辭而鯁：焉以為子孫復其祖業義不得不進之於正抑何厚於東晉南宋而薄於西晉北宋哉而乃曰義也前代之史為後代之鑒宜戒者不必詳書而但括其大畧毋使淫樂奢侈之具詳載於篇俾中主之見獵心喜宜法者則必極書之以顯示於冊凡生民愁苦怨詛天災人禍盜賊危亡之狀使後之人主愀然生其儆懼是說也可采之以為作史標準吾舍上中而取其下而正統之論則必以歐陽子為斷

書魏冰叔宋論後

亂萌於既治禍生於君子此識微見遠者所以廢書三歎也顧謂北宋之禍乃司馬光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乃岳飛韓世忠諸賢將坐失其機夫元祐諸賢當宣仁聽政罷黜奸黨之時不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誤用調停之說優柔養奸而於是逐者還罷者起在朝者復攀援窺伺以竊國柄致有熙甯之禍蔓延至於紹聖政宣而引范文正爭晁仲約之死為證富鄭公服范六丈為真聖人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秋責備賢者履霜堅冰必防其漸吾亦不能為元祐諸賢恕也若南宋和議已成而欲忠武不奉詔不班師內覲甘於崛強跋扈以專

力圖金克中原迎二聖然後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謂雖有百槍不足為憂且曰忠武召還之時當直言於高宗試問言之果能動聽乎曰忠武為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為叛將則舉朝畏之尊之安有忠武而冒不韙之名以成僥倖之功者而評者則曰宋人被理學二字束縛雖武勇如韓岳者皆蹈此弊又安能以決裂望元祐諸賢嗚呼為將而至於專制矯擅尚得謂之忠乎理學縱可以不講而臣節安可以不守乎有宋一代專取寇萊公謂其危天子以成大功是猶狃於孤注之說非真知萊公當日並無危天子之心也豈萊公而外宋臣遂無一賢者歟至謂漢唐立國在強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故其致治遠不及漢唐人目為策士之文吾亦云然

書魏冰叔平論後

甚哉是非好惡毀譽賞罰之久不得其平也而魏子以論平之平是非曰衷之聖人之說而有以實之平好惡曰勿悖於性勿慝於習勿眩於目勿驚於耳勿域於智平毀譽曰與其失諸毀甯失諸譽平賞罰曰平其義而厥目有二十論是非好惡則簡論毀譽則畧論賞罰乃條分縷析之而辨正其得失魏子之意以為風俗亂於下不平者猶賴朝廷以平之朝廷亂於上不平者又誰得而平之儒生憂世之心至深且遠入於史出於子論平而文不平何其筆妙乃爾願以眎文人恍然而得其旨以眎衆人則詫為奇闢茫然弗解所謂烏乎平之予為之申其說曰

是非好惡毀譽在於下賞罰則在於上其不平也皆私而不公耳用情之偏始乎風俗漸且及於朝廷無真是非無真好惡無真毀譽而所謂賞罰者亦第徇乎是非好惡毀譽一己之私而賞不得其平罰不得其平是亂之階也是盜之萌也不平之為害大矣哉去不平之害無佗曰公而不私、則不平公則平權之衡之方寸之間

書魏冰叔地獄論後

謂佛說地獄不悖於聖人聖人之言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夫天道福善禍淫有感斯應易言餘慶餘殃書言降祥降殃惠迪從逆吉凶之理昭々不爽何必與人言鬼哉叔子好奇信地獄為必有崇佛滅罪為必無而劬此三論、之不足又有補遺空山老儒婆心苦口意在震世厲俗而不自知其言之雜而不純也其上論曰三代以上鬼神無所事賞罰三代以上何嘗無惡人抑何嘗無惡人之倖逃法網不及刑誅者謂三代下始有地獄則三代以上必有人無鬼矣信乎否乎其中論曰刑賞窮而作春秋筆削窮而說地獄是乃憤激之談儼然以釋代儒季子

謂阿凡不儒不釋吾恐其已入於釋已其下論曰佛說地獄惡
人不息擬之夫子作春秋而後世亂臣賊子不止不得曰春秋
可以勿作而謂地獄之說補前古聖人所未及季子曰儒者惡
其不經釋氏惡其謗法所論誠為不經而自記曰不必崇佛願
以懺言未作之罪不敢更作已作之罪願乞消滅謂善於修齋
誦經則明、佞佛絕未謗法也至於補遺則深惡裨販孔孟之
人欲寘之黑暗地獄以治其罪不過游戲之辭特恐裨販如來
者假為口實援儒入墨耳叔子蓋學左氏者習見其言鬼神事
甚夥胸中遂有地獄之見存而又泛覽浮屠家言喜其驚魂動
魄幾、乎欲入其教矣而乃取地獄之說而自謂未嘗崇佛季
子曰儒釋俱拒為門外漢吾則以為有拒有不拒也試問不儒
不釋之間為何如人哉此種文字易堂存而不刪吾甚惜叔子
之與人言鬼毋乃悖於聖人

書魏冰叔相臣論後

叔子此論作於甲申二月以冠文集外篇其自記則謂相臣不可無才引秦誓之稱休々有容孔子之戒驕吝以為為有才者言之後世誤讀此書遂成庸相絕大模本直斷之曰有明三百年無相業嗚呼叔子誤已夫相臣不在乎有才而在乎有識相臣為天子之下一人知人則哲唯帝其難之君以知人為難臣亦以知人為難其有容也其不驕且吝也正其能識人之有技人之彥聖而若已有之中心好之而非大度色荒漫無區別之謂也唯其有識斯能集衆才以為才而已則渾然無之非無才也有才而不恃才夫然後能成相業也有明一代固屬寥寥稽

之漢唐兩宋亦不多覲恃才者其識必闇以為位加於百寮之上禮樂政刑天子命我操其柄我之聰明智慮無有不到之處唯我所欲為而後已於是奸佞熒惑於旁賢豪壅草於下而國事不可問已宋之秦檜孰能謂其無才耶而甘於主和不圖恢復誅僂名將忍垢蒙恥使小朝廷從此奄奄不振歸咎於高宗高宗先亦何嘗不相李綱趙鼎歟天下未有不戰而能守不守而能和者主客衆寡勞逸之勢判然必外攘而後內安舉朝危疑震動一人身肩其事則宗社固於磐石吾謂膽不足以濟其識與無才同是相臣又不可無膽也九京可作吾欲起叔子而問之

書魏冰叔九策後

二十年山居隱君子讀書講道殷然以民胞物與為懷指陳利弊考證得失而欲變化而轉移之崇論閎議憂深慮遠覽勺庭之文可以知勺庭之才之大願尋繹數日有是有非有可行有不可行當分別觀之毋存門戶之見其首策曰救荒凡先事之策八當事之策二十有八事後之策三為目三十有九輯古人成法而損益之詳且備明且盡密而非瑣確而非偏切而非迂曰救荒無奇策此固策之至善者吾何閒然次則制科之策三變八股為論策童子專試以小學論并默寫經文弟子員及鄉會試均試以論策判論無定體不禁言時務判必依律去對

偶策則州縣試策以州縣之事鄉試策以天下之事會試策以國勢治道或古人當國事業與夫吏戶禮兵刑工六職自為弟子員使各占其所能如占經之例成進士廷試則使雜陳其所見而考難之以定其官通政者署郡縣選專某職者就某部觀政既受官以奏疏則必簡而直無繁文無隱事天子足以辦事之利害與人之賢否是策也破八股之陋習而後文章有裨於經濟吾亦以為可行也其斷不可行者則變法二策封建三策朝廷之不能不用奄宦自周已然要在人主整綱飭紀肅清宮禁彼刑餘之人但供使令勿俾干預政事斯已矣乃曰選女子羸健者為宮婢選民間寡婦年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端慎者居

中舍介於內外之間嚴其禁令夫宮中盡選婦女充役獨不慮其擾民乎歷觀前代奄宦之感主擅權者固多而士大夫之帝寵售奸者亦復不少盛明之世君聖臣賢兩患皆絕衰季之世士大夫且與奄宦聯為一氣已迨至以身殉國士大夫反有不如其奄宦者又將何說之辭至謂仿周禮奄人掌於太宰之制使宰相得以制其死命勺庭曰得半之道吾以為斯道得之不必議革也處今日而言封建而言以郡縣為經而緯以封建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參錯於郡縣之間曰吾之法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是乃徇賈生衆建諸侯之說而取亭林郡縣論調停兩可以為法無有善於此者嗚呼昧於王者大一統之義

不公天下但私其子孫而云無事則收漢唐宋郡縣之利有變則得周封建之益生今反古聖人所戒勺庭胡竟忘之是策也不止於瑣不止於偏不止於迂勺庭通儒頗為此謬論歟至變法尚有限田一策集中未載夫田而曰限烏乎限之殆欲復井田而故易其名耳讀前人書勿為前人所欺予非好與前人為難思有以破後人之惑而不得不正前人之誤也敢布區區以諗來者

書侯朝宗與吳駿公書後

行不顧言君子恥之吾不知是書之作、於兩朝應舉之前乎抑作於兩朝應舉之後乎作於應舉之前猶可曰吾身未出也作於應舉之後已則不貞而顧嗤東鄰之寡為西家之健婦獨不慮其反唇以相稽耶評者曰余見學士復侯子書自矢云必不負良友然則是書之作必在應舉之前無疑也以二十年文字深交遠罹國變方羨其披裘杖藜棲遲海濱身隱而道彌彰乃有重臣推轂之事因慮出處觀望自此而分陳三不可二不必之說為學士剴切言之稱為前代遺老尊為天下哲人期之以清修重德萬世瞻仰生之為學士謀者可謂忠已學士得此

書其始未嘗不堅塞兩耳懼負我友也而惜乎久而忘之也或
曰學士之出為其親侯生之應舉亦為其親皆不得已而為之
者全孝不能全忠士固有達節而弗失為士者後世猶當亮之
曰學士負侯生侯生負李香同一負也謂從親之命尚可為孝
將以身殉國者舉為不孝之人乎願第以文論矯、拔俗媿、
動人雪苑坵壇自堪獨步吾賞其才吾尤悲其遇也

書汪堯峰文戒後

文以世為升降盛世之文異乎衰世亂世固已其或專以新奇
可喜自命作者今之文人舉臨此弊曷取堯峰文戒讀之乎予
未讀文戒先作文論合天文地文以言人文不自意其辭之若
相襲而論之適相符也後世必以為人云亦云不脫窠臼夢園
奚足言文是皆有新奇之見存於中每一搦管凝神苦思曰安
得未經人道者自吾發之乃為至文思之弗得因而罷去如是
者數日有至經年累月不成一字者視其所成則以僻字僻典
填塞滿紙自詡周鼎商盤班駁陸離儼然三代法物而尋其意
指之所在夫亦了不異人也誠如堯峰所云煩促破碎顛倒詩

二矢車草
謬以為新奇實則不新不奇南豐曰亂道晦翁曰文中之妖與
文中之賊能不亂不妖不賊自立門戶上追古人者一代有幾
人哉當時動詆堯峰為老狂吾惜不獲居老狂門下聞其緒論
以攻吾之短而今之游吾之門者或且面從心違謂吾之著述
無新奇可喜者而竊、然議其後也因取此文以眎同志、不
同者吾亦師堯峯不敢以告

書宋陸松書達摩論金粟經卷子後

同治壬申之夏重脩平山堂落成迺於歐公生日堂中懸滁洲
石刻象集衆賓祀之甚盛舉也其時已改建谷林堂於平山堂
之後以為弟子從師於禮固宜一日者李筱峯太守奉此卷來
謁曰斯為儀徵相國施於寺中者兵燹之餘為光熙所得今幸
公主持風雅重葺平山此卷應還之寺僧光熙不敢有也乞公
留題數字以畀雪航和尚予曰二堂雖成法淨寺泉洛春堂平
遠樓次第興修尚需時日請俟工畢再以此卷歸之清淨道場
庶昭慎重太守曰善噫先陰彈指又一年矣山中木石之工告
竣不唯琳宮梵宇儼復舊觀且於平遠樓迤北因高就下添築

曲房隩室以為冒雪探梅游人憇息之所谷林堂高不勝寒蘇
公生日祀此為當因展卷讀之阮文達公跋中固云施之寺中
為其與蘇公同時楷法極精覽其運筆之妙與唐人寫經無異
洵乎可寶卷中諸老輩題識殆滿最後江小雲張午橋孫琴西
三君皆諄、以重歸山寺為太守期為此卷幸何所言之不爽
耶攷此卷寫於宋元祐五年至嘉慶丁卯文達施卷時為七百
十七年丁卯至今癸酉又六十七年距寫經時蓋閱七百八十
四年矣慨自蕪城為賊所陷蜀岡竟成戰壘己巳莫春予由嶺
南泚北雪航即贈平山堂圖志并丐題補柳圖詢以山中收弄
名人書畫則云盡歸烏有初不意此卷獨為鬼神呵護俾賢太
守得之而不自私而又適值予來修復兩文忠遺蹟重以雪航
之能詩足傳小石衣鉢昨甫摹東坡遺像上石予將偕太守於
臘月十九日登山以拜重披此卷招客賦詩或者與夢白先生
之平山苻薦海內共傳為韻事歟文達云近時平山頗為俗人
所褻僧以清齋雅詠延集名流一年間有二日焉可少為蕩滌
之願雪航毋忘元老之訓實力奉行是即經論所謂立宗立因
足以證三摩而除四劣也

書俞蔭甫曲園記後

予今年二月至吳門過春在堂蔭甫告予曰將有築園之舉忽忽數月而園成而記至予讀之喜其園之以曲名也天下之物無有直而不曲者凡人之心亦無有直而不曲者園限於曲園轉以曲勝園居春在堂之西偏而其南面則先起小軒、北以小山障之山有徑、故曲也山中有洞、曲而西、又曲而之南其巔可登可坐下山遵徑復曲而之北矣於是回峰閣為一曲良宦為一曲達齋為一曲而皆不以曲名、曲者池也亭也亭在曲廊之南廊盡則仍為春在堂西偏園之地南北修而不廣西東廣而不修軒與齋一南一北而曲之使東更曲之使西

閣與亭一西一東而曲之使北更曲之使南始以山曲繼以廊
曲而東北之良宦則曲而入曲而出非蔭甫文筆之曲烏能以
狀之耶予肥上新居落成屋後隙地較蔭甫之園修廣倍之尚
有待於工作以無費而止今讀蔭甫此記中心怦然亦思成之
以曲也盍繪圖畀予乎

書莊子養生主後

庖丁之解牛右師之介老聃之死於養生乎何與皆殆已曰知
其殆即得所養生能自主乎右師能自主乎無已老聃能之然
而終罹於遁天之刑蓋亦不能自主爾盡人而語之以仁義道
德盡人而勗之以忠孝節廉面從而心違者比也山之靈秀
之狀入乎其中杳無所見大海不波人每曰海與江河等安富
尊榮視若固然弗知世有貧賤之苦狂奔者半途而蹶徐行者
不竟其程不止癡人笨伯鈍根繆種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讀死
書者反為書誤焉故夫遠近常變之分欣戚安勉之別一人了
了衆人汶汶無古無今皆然淵明之不求甚解正淵明之善解

也曰離曰縱曰橫曰超唯莊突兼之不取悅於庸耳俗目忘世
忘我空所依傍馬遷謂其歸本於老子之言溷老莊而一之太
史公固非善讀莊者讀莊難注莊更難不注莊乃能讀莊或問
於夢園子曰子之文正而不奇盡仿內七篇之目放筆為之乎
夢園子曰吾何敢吾但以達為宗不欲求奇也雖然以養生論
養生腐則人厭誕則人或出乎二者之外舍南華更無作者已
吾好讀莊吾未嘗學莊而讀莊輒有所悟思為之靈而氣為之
振於何悟之悟於言庖丁言右師言老聃

書莊子德充符後

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曰兀者哀駘它曰惡人闔跂支離曰無
脈甕甕曰大癭其幸而仲尼願以為師子產樂與為友老聃可
其能解桎梏哀公授之宰而不捨其去衛靈齊桓胥說之而視
為全人也有一於今之世亦不過以為兀者以為惡人以為無
脈大癭而已兀者不必即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惡人不必即
哀駘它無脈不必即闔跂支離大癭不必即甕甕皮相也貌取
也天下其有完人耶形全者德不全人之常德全者形不全人
之變德於何見之形於何藏之殘其形而予以德天之虐人也
甚矣哉天不樂人之有德也荒山窮谷松栝之木百圍拳曲臃

腫不中繩尺者匠石棄之而弗顧乃全其天道旁榆柳豐條美
幹其質柔脆其用倍蓰朝夕伐之生機遂絕曰松栝不如榆柳
也千金之馬蹶一蹶養於廐圉人厭之靳其芻以飼駕駘曰急
遽弗愆期劣者勝良者臨清之貓人異其形狀名之曰師子曰
餌以猪肝餉以魚繫以金鈴卧以錦茵然而不聞其捕鼠也曰
是固非蓄以捕鼠也犬初生一年弗飲之水則小如狸奴北方
之人寶之與共寢處分食以食分衾以眠之賊至胠篋以去曰
吾犬尚在未盜吾犬雖失物庸何傷天下之好惡不齊也美醜
無定形亦視乎人之視之若何衆所好者吾獨惡之衆所惡者
吾獨好之莊宓曰吾不以為兀者吾不以為惡人吾不以為無

脹大癭

書淮揚水利圖說泉淮揚水利論後

予來揚州八年曾有濬鹽河濬儀河之役予素不諳水利賴主其事者為老於河工之人方估工丈量時予隨之趨及工蒞驗收時予又隨之趨凡目所未覩心所不解者必問之而得其說則欣然曰斯固不難也治水之道無佗順其性為而已矣今觀茲編分圖為八而總論之以為治水甚易唯知其易乃能不畏其難也利與弊恒相因有利之者有弊之者而不知非利之者之外別有弊之者而不知非弊之者之外別有利之者而不知利之而反弊之亦奚取夫利之者而不知弊之而若利之孰敢以為弊之者能察其弊指其弊防其弊去其弊則胡不利之有

然而難已不難於治水而難於治水之人不難於治水之人而難於治水者得一興利除弊之人水害民者也欲治之以利民民享其利而吾不私其利則其利溥民未享其利而吾先私其利則其利專陽利之陰弊之今日建閘明日又築壩今年挑淤明年又撈淺而河如故也而河之害如故也歸諸天意天曰人自為之吾烏乎任其咎耶然則非水害民實治水者害民也害民利已弊端百出愈治愈壞雖治與不治同此今日治河通病唯不諳水利者貿然言之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治水之道易而實難蓋難乎其人也

書退之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後

今之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大抵常鱗凡介十居八九夫既號之曰怪方且見惡於庸耳俗目罕有樂為之一舉手一投足者嗚呼其果怪也耶攷先生年譜貞元八年二十五上進士第九年復應博學宏詞試上書即在此時無惑乎人以為怪也迨十一年又試宏詞三上宰相書皆不報十二年董節度始見辟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為觀瞻推官意先生年少氣盛甫登進士求官若是之急其所處即甚窮涸乃冀人之哀之遂至搖尾而乞憐為較之上宰相書更覺其無謂張子韶黃唐頤不譏之而予則終以為怪也士之遇不遇有命存焉先生此時尚未能

深詣乎道故懷才欲試仰首鳴號不自知辭之激而氣之短此種文字雖不足為先生訾而要不可錄之以為萬世法先生挽狂起衰尊聖闢佛自有大經濟大文章在孰敢目先生為怪者而必執此以教後生小子是猶外江海而就蹠涖舍泰華而登培塿也起先生於九京而問之亦當首肯予言

固本書柏視山房黃介園家傳後

法之變也變於無商非無商也商不得人有商與無商同道先三十年以前之商如介園者不知凡幾故網法得以措拄於勿替夫鹽而曰網譬之以漁持其大繩而網乃畢張古人命名之義正自不苟朝廷之上胥以紀網為重科條號令千頭萬緒紛紜錯雜唯賴一二人主其事而事乃集官如是商亦如是蓋有網則公無網則私傳序云諸舊商敗而新進多文巧機利私小智破大體為之首者莫冒任患奏銷始失期且吏之督者滋不公於是引懸運減課虧法壞而當事者遂議變法嗟夫法豈不善人自壞之耳去壞法之人而法仍可用奚以變為漁者網破

再易一網繫之以繩漁如故也而曰吾且釣而曰吾且釣者
又者所獲之魚能多於網乎僉曰不能今之票無異於釣而又
也釣不獲魚又不獲魚則去而之佗漁者欲強之入山而樵彼
詎可輕棄其網歟天下事更張難於補苴而廢弛誤於因循鹽
法其一端也必鯁然泥窮變通久之說以為祖宗成法可恃
而不可恃廢商招販務令權歸於官而不知其情渙其心離其
法益密而其術益疎官反不得而制之商乃咸得而私之岸為
鄰奪場為運困炭、乎有不可終日之勢權宜苟且但顧目前
謂今勝於古然乎否乎夫有良法而得人以理如个園者今日
固未必無其人也而奚以變為

書許海秋西山記程遊盤山日記後

予居京師前後十餘年僅偕許仁山侍郎一遊寶藏寺而西山
朝夕在望竟不得登了未分校禮闈延壽峰同年出予門下揭
曉來謁詢所居則家於盤山極言山中之勝一再招予往遊云
弟子願作東道主予屢領之而以人事鞅轄卒不果迨持節嶺
南憶及兩山時復形諸歌詠茲來揚州去京師較近倏又八稔
行將朝天北上私計入春明門旬留不過一月輒紅僕、無異
曩時何暇鼓游山之興哉丙子二月二十日以浚儀徵河葦工
陸行夜抵福德洲宿東掣驗廳三日遲段培元觀峇不至枯坐
一室取玉井山館兩記讀之恍若由石景山過渾河而潭柘下

院而戒壇而羅睺嶺而仰山以達於潭柘又歸由奉福寺渡渾
河而北以達於翠微目之所到神與俱往戶外人聲鼎沸冥然
不覺海秋文曰戒壇宕而秀潭柘奧而深翠微疏而曠可謂工
於狀山第以吾所聞尚有碧雲寺而記中無之豈昔日遊踪未
至耶同遊之姚仲海尚在揚州會往詢之盤山有三盤曰上中
下松奇石奇泉亦奇海秋之遊在秋涸時但睹松石而未能盡
泉之勝猶為恨事然而天成寺之江天一覽樓兩山如岸翠濤
成海憑闌以眺外骨中膚嶽崎歲衰至二千餘丈問西山有之
乎曰無有也至於萬松寺則何止萬松海秋僅至西甘澗而上
甘東甘仙泉石龕均未往殆為腰腳所累耳靜寄山莊為翠

華巡幸之所無處非松無處非石無處非泉海秋與老兵共憩
大石上聽其說乾嘉時東巡盛事甘讓午橋叔美仲海登半
天樓已則過摩青亭少坐以老兵談虎耳中隱有雷聲慄然而
返吁海秋胡怯耶上盤為雲罩寺雲之奇又足與松石泉相抗
海秋之筆能寫之而盤山第一松則在法藏寺以輿夫疾行未
得往且中盤上方諸勝僅聞同遊者述之弗詳其狀予尤為海
秋呼負也青峯天香兩寺亦未遊還過萬松寺流連半日茲
游凡三至寺非以其境最奇歟游才九日而於峯見八於寺見
六於洞見二於水見三於石見一其無名者則夥夫下盤之泉
固不獨千尺雪為勝也中盤之石固不獨天門開黑龍潭為勝

也上盤之松則更無論已讀海秋文深悔往者不踐壽峯之約
幾、乎與態臣為伍而初不意後十餘年抗塵走俗之人得半
日間手一編以探靈奧也今而後乃知西山之景萬、不及三
盤予所藏張都尉盤谷圖縮層巒於尺幅以云髣髴似之烏乎
髣髴哉古人卧遊予則坐遊惜乎壽峯海秋均作古人弗獲舉
以相質而餞海秋之亦園主人聞已歸蘄州暇當作書致之

書玉峰遂園耆年禊飲圖後

後一百七十二年、六十有二之老叟上觀康熙三十三年諸
先輩觴詠風流遺跡而得綴名簡末不可謂非幸事也是圖舊
為玉峰司寇之裔孫廉峰先生所藏先生之孫聖秋以鹽運判
需次兩淮倩厲伯符方伯向予索題予故與聖秋之尊甫孟卿
觀簪訂金石交觀簪已歸道山披圖為之黯然留置案頭幾、
一稔而方伯歛又下世三閱月已東坡云詩逋予則文逋烏可
不亟思償所負耶聖秋曰別有一卷在京師前人題詠殆滿惜
乎予未之見也此卷惟湘靈先生一記泉黃勤敏公二詩圖則
為禹鴻臚筆所圖十二人各肖其面兒情狀丰神態度相、欲

活洵屬寫生妙手記者分為四曹一曹五人在堂外池邊竝坐而作畫之人與馬一曹三人穿桃花徑行次梧桐岡上對坐而奕監局者則為詩僧馬一曹六人其三立於池上中央為主人右則子及元孫其三立於左則為主人之猶子及二孫馬一曹五人一人趺坐二人竝坐執卷一人凭闌以觀一人則坐石上抱左鄰看塔看山馬山即玉峰也而記所不載尚有擔榼者二人屋外鬥葉子戲者三人橋西軒內彈絲吹竹者五人竹坡曲徑捧書畫而來者三人以其為歌童奴子故略之主人者健菴果亭兩伯仲與誠齋盛公而三客則周金然黃與堅王日藻許纘曾尤侗何棟秦松齡徐秉義孫暘及作記之錢陸燦凡九人

主客皆耆年共八百四十二歲科頭者六冠者八冠無頂蓋國初時固然主客皆達官貴人而以湘靈赤崖二老廁乎其間蘭亭之後真堪嗣響据勤敏云朱文正公所題之圖與此大同小異亦禹鴻臚筆此卷氣韻較勝斷為初本信可寶也司寇於康熙庚午告歸至甲戌五載其時方開東洞庭書局主人於上已前一日延九客至盛供張置酒演劇圖不及之而獨以修禊為重吾知其性情瀟灑胸次曠達屏除華縟棲息山野覺東晉遺風於茲未墜孰謂今人之弗古人若耶聖秋工文詞擅八法能世其家願棄學而仕予不謂然亦非得已者盍以暇日挈舟渡江往訪遂園故址登玉峰之巔作為詩歌導揚祖德重繪一

圖老夫猶將泚筆為貂尾之續云

...

書田潤齋軍門祝嘏紀恩日記後

軍門之曾孫恩厚以鹽運判需次兩淮工詩能文章擅八法器
宇英雋予灑然異之既以其曾大父家傳見投並出眎此冊予
乃知軍門起家宿衛奮跡戎行智勇兼全韜鈴在握用能然燈火
作疑兵揭陽之賊不戰而走願因愛惜城外居民捨礮弗用率
兵出擊而當事猶以迂緩彈之仰蒙 高廟察其因時制變沈
勇有謀特予回任即此一役干城腹心之寄已兆先聲 兩朝
恩遇軍門固受之無忝云嗣為總統征苗肅清後路或剿或撫
悉中機宜 仁廟御極初元又有木樹之捷闕嶺之功蒲沙馬
董阿松那獅子孔屯諸戰移鎮蘇松改 下南陽之 命而襄

江設防居民賴以無恐於是持節雲間屹然為東南保障而公則年已六十有八已恭逢 仁廟五旬萬壽 硃筆圈出姓名令其來京祝嘏按記內所載 諭旨武職僅六人而軍門居其一洵異數也是時為嘉慶十四年川楚盪平中外禔福爰舉盛典與臣民同樂禮曰宜之乃者迭頒 恩詔進獻文字教以頌不忘規臣工輸忱納悃第令呈進膳品與夫方物土貢珠玉玩好則屏卻之且罷設棚座勿令周章大哉 王言雖泮矣優游仍以節儉為天下率猗歟休哉非聖神之極軌歟自九月十七日至十月初九日凡二十三日 召見者七次 天顏溫霽賞賚便蕃 褒其老壯 誠其安逸 詢大吏之賢否 問子

姓之若何慤、慤、無異家人父子 寵榮至此蔑以加矣而軍門之長公子銳復能於過庭辟呬之餘覩縷詳備編次成帙作此記時為己巳嘉平月濬頤猶未出世洎今將七十載端坐緇帑肅然起敬爰書數行於後俾恩厚登諸梨棗曰是可與軍門家傳共垂不朽也

書陳百生太史文稿詩稿後

予作徐劉毅公傳以喬公鶴儕所撰行狀為藍本既成而百生
太史至揚州出眎童角集乃知行狀為太史代撰以是知其能
文既又述劉毅死事本末屬予紀之太史之文有經濟有學問
橫恣生峭且近於子正非徒擅場於臺閣體裁者三年前投詩
一卷似是專學山谷予方欲廣之既讀其所為小已集則又無
美不備闖入昌谷昌黎之室太史固全材也予蓬萊下謫忽
已逾廿年學殖荒落疏慵成性度嶺之後乃有詩癖年垂耳順
方解作文救帚之享殊不自意茫、海內知音本希二三同調
視猶性命太史勉乎哉多讀經史以增長學識勿泥宗派格調

而唯於性情氣勢篤實雄渾處求之可秦可漢可唐可宋孰謂
今人之不足以抗古人哉去其所短用其所長研精覃思進而
益上毋自滿毋自畫予未能限其所至也

夫不削則入昌谷昌黎之室太史固全於此下蓋不可不識也

一卷以長春學山谷千古始無之類其初流小其師入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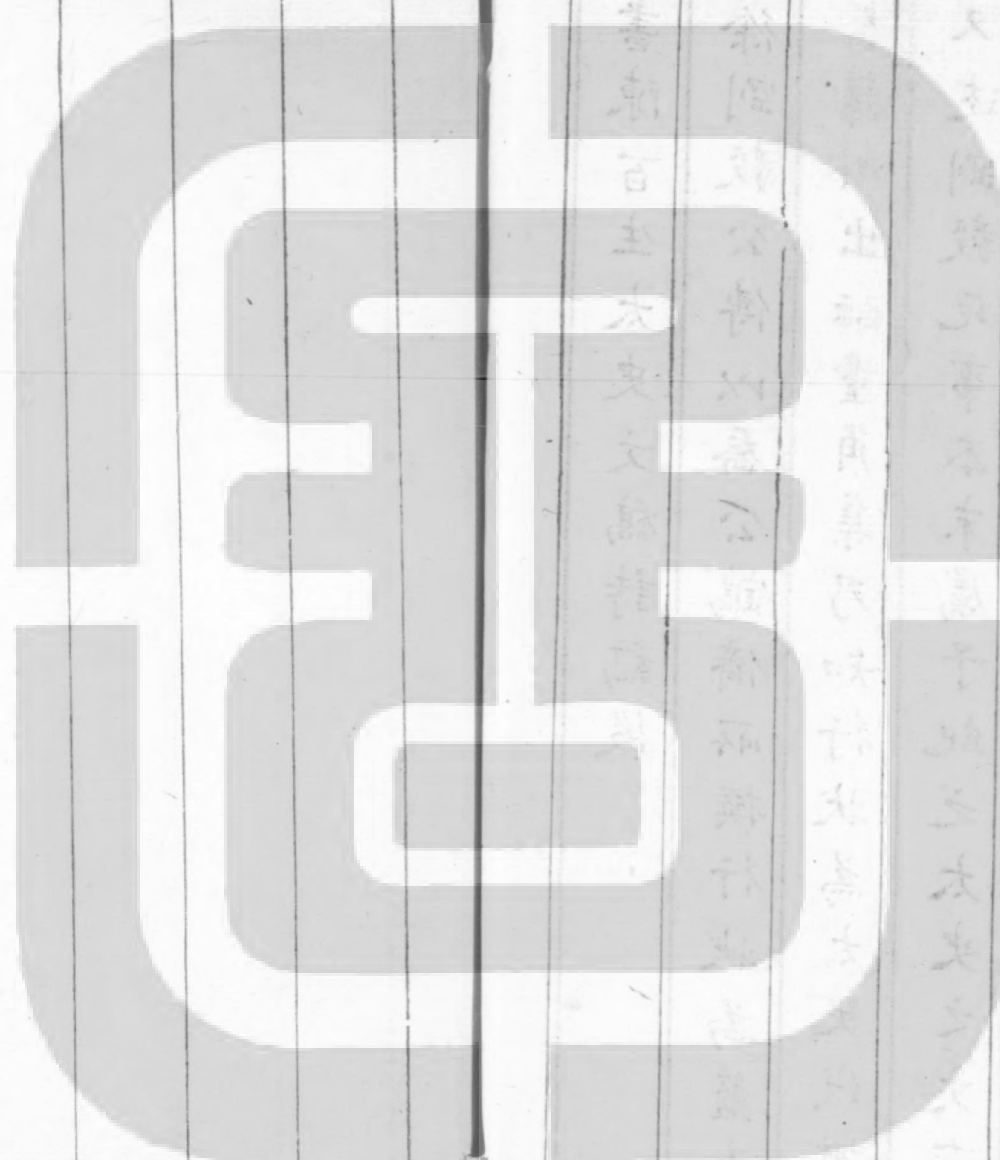
對志主帥且立計者五非於動於計臺隨斷房者三年前其推

不謂大其備其平不亦為予以此太史之六亦雖微存學問

出編書其集氏味其為女以始以長味其味

予於新從對公對以意公面者不辨其意其十湖及而古主

善射百主太史文獻雜



國